

國朝諸臣奏議

二十

諸臣奏議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四十八

百官門

宰執下

上 哲宗論呂大防劉摯

范祖禹

臣伏見 陛下罷范純仁獨任一相古者三公官不必滿蓋充此位者未易得人 陛下重惜如此古聖帝明王之意也然臣竊恐自此天下之事未免益勞聖慮太平之期未可望也何以言之臣觀今日大臣未有可副 陛下任使倚信而不疑如司馬光呂公著者也呂大防未為執政以前人望不及純仁自居大位純仁頓失人望是以大防比之差少過失然其為人篤踈果敢好立崖岸簡於接物士大夫多不親附

甲子

四十八卷

一

三

夫自六曹尚書侍郎兩省侍從皆朝廷所與共為治者也天子所賴者大臣大臣所賴者賢士大夫百官昔司馬光為相欲知邊事問吏部欲知財利問工部凡事皆與眾人講求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此天下所以受其惠也比年以來未聞宰相召一人問以本職事亦未聞召一賢士大夫問以政事得失人民疾苦其監司知州自外來者亦未聞召一人問以州郡利害文書成於吏手官曹不敢爭執物情不接上下相蒙但聞專任吏人而已若有差失為害必甚臣望 陛下時出聖斷以徹飾輔臣無使大防得專制朝權無使臣下得乘間窺測聖意 陛下深居帷幄 皇帝未親庶政尤不可使宰相權重宜防其漸劉摯本以體直敢言 陛下新自故



言居古書人多言其有窺伺相位之心與同列論議多違其
語與言事官相表裏范純仁好用親戚擊不與之爭漢其辭
於言事官使政之呂公著嘗與臣言擊若進德修業何患不
為宰相何須如此擊之此心同列亦多覺之夫宰相者不得
已而為之常以為憂若以此心得之必無善政矣然則朝廷
何所賴天下何所望哉又識別人物更不及純仁純仁上則
為大防所制下則數為擊所中懦而不立以至於罷夫 陛
下極天下之選取於千萬人之中得此數人而猶如此臣以
此知人才之難也昔 神宗以陳升之有才智既用為相問
於司馬光光言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
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 真宗用

王欽若丁謂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
從傍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今 陛下專任大防而劉摯
有欲相之心必與大防協同此非相參之人也近用左右丞
二人又皆人望素輕風節不立 陛下臨御以來所用執政
惟韓績作相不合公論餘皆天下之望其間雖非全德亦皆
有可稱近所用二人殊不類前後差除以臣料之自此廟堂
議論必無異同朝廷政事一決於大防與摯無有敢違之者
如此則公道何由得立臣權安得不盛恐非國家至計此臣
之所深憂也惟 陛下稍自攬權綱無使威福之柄漸移於
下臣非敢離間君臣 陛下以諫官為耳目若有所聞况不
以言 陛下則上負任使若朝廷政事自此日勝一日豈獨

大防有賢相之名太宗社生靈之幸萬一如臣所慮豈可不使陛下預知之哉臣不勝憂國惓惓之心

貼黃又言蔡確罪惡初達朝廷大臣皆不以為意及諫官論奏陛下已怒然後大防奉而行之純仁與王存

則固執前見議論立異此所以不同耳夫大臣乘人主

喜怒以起立勢威則人皆畏之人主唯見其順已而不

自覺權移於下古之強臣皆成於此惟陛下深護喜

怒無使臣下得乘其便而作威福也元祐四年七月上時為右諫議大夫

上哲宗論執政事簡得留心遠業劉安世

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至繁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至動故荀爽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之人主之職也又曰

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聽百事之要終歲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推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以次選掄不容虛受是以所任愈隆而所擇愈簡所擇愈簡而所得愈精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來官失其守君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之列者或不專其守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昔魏晉以後采擇庶官多由選部故

晉之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官品多所啓授宋以蔡京為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厥猶以為薄已遂不之言唐制

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者則以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畫閣無所可言謂之有

長開元中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
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謂捨僉
而重已權廢公舉行私惠是使周行品庶苟不出於時宰
之意則莫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
差遺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事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為
人擇官殊失大體如承議郎王績堂除管幹左廂公事承奉
郎劉秩堂差權河南知錄若此之類名品至卑吏部選差固
不之使何煩廊廟一一東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
大臣汨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
下回心而鄉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 陛下
圖任之或委任輔弼之意哉伏望 聖慈明敕三省別議立
法今後除兩制臺省之官寺監長貳以上并諸路監司沿邊
郡守之類所係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
所貴執政事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致失職元祐四
年上時為左諫議大夫

四
卷之四十八
九

上 哲宗論宰相以禮去者可以復用 梁 燾

臣伏見 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間其過惡奪其
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容覆真有天地之賜為大臣
者何以副 陛下之深仁乎 祖宗之用人權率二三年以禮
去今之宰相率二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顧義重雖有功而必
去罪去者顧利非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
去者不可以復來蓋 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

必存大體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祿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得罪為憂以妨賢為懼故率三二年自引避位朝廷褒答自有恩數其優者為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官為大學士其在位也名益重望益高者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為宜首為朝廷助喜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當去而不云以固位戀祿清議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者衆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既已法小臣從而廉士大夫化之皆磨勵振繫以節操相高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祿偷安為計浸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

掩蓋恐其失位一二人言之不知未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去至於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因而聽之公議為之鄙薄私友為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冒其過咎終以跋絕朝廷雖以乏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啻卒不敢用既以有罪不可復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材衆多而為用乎朝廷將無人可用矣此不可不思也 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 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為如此若蒙 陛下許呂大防令以禮去不唯大防得共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為臣言之所指猶不為公議之所不

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用之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 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是於大防真有天地之賜足稱 陛下眷迪臣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防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去位而漸以名節自重如 祖宗之大臣也朝廷由是尊矣伏望 聖慈以安危為計治亂為念以養大臣之譽望為意以勵搢紳之廉隅為術保全大防今日之去存全大防它日之用競謝早列之譴銷厭愁怨之氣上敬天道下順民心中不失君臣之恩一舉而三善得豈不美歟伏惟 聖神采納天下幸甚

元祐五年四月十一日 奏為御史中丞

上 哲宗論劉摯蘇轍

王 巖叟

臣伏見右僕射劉摯以人言避位于今累日中外之議惶惑

四五

甲八卷

六

鄧志

二不寧切以摯自 陛下垂簾之初首當言路發陳時事辨斥 姦邪無所顧避天下知其忠故不次登用天下之人莫不以

為當而大姦在外含怒蓄怨欲食其肉者非一二矣今朝廷清明天下安靜固出于 兩宮虚心求治開誠納諫之効然一時戮力盡忠之臣摯居其最實 陛下同心一體可保終始無變之人也自非罪狀顯著眾所不容豈可因一二偏詞輕示還棄臣恐適足快羣姦之意而失眾正之心非所以為國家計也臣每患朝廷之上享 陛下高爵厚祿者雖多而與 陛下同心協力者則少今就少之中又將退斥臣反復念慮竊以為憂蘇轍素有時名元祐以來排邪助正竭力亦多今若止因一舉官失當便行罷逐恐於 陛下進退大臣之體有所未允况言者別有所懼采未易可測臣不知披肝瀝

瞻事 陛下之日久者為可信邪足一踐言路未得其腹心者為可信邪安知其間無朋邪挾私而陰與羣姦為地者

陛下何不稍緩其事試加考察將必有所見知臣言之不妄古人有云天子重大臣則人盡其力輕去就則物不自安願

陛下曲加含忍以全終始之遇且使小人不能有所以闕陛下臣遭遇 陛下非常之知不與眾人比既有所見不忍負

恩默默自守臣本欲偕來日垂簾而奏以當行事齋戒不獲登對須至冒昧 天威進此狂瞽惟 陛下裁擇幸甚

貼黃臣度言者欲盡塞眾正之口不過以朋黨加之先惑 聖意然自古姦人之欲排陷善良者莫不皆為此

無形之說以肆詖罔 陛下博覽書史必能深察元祐六年

大四之四 小升六 十一月上午時為 簽書樞密院事

上 哲宗論選用股肱須極天下精選

范 純仁

臣昨日面奉德音詢及將用之人臣愚雖不足以贊 陛下則哲之明然不敢不竭心極慮仰副 聖問須至再三陳奏

少補萬一伏緣 聖政之初選用股肱正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須宜舉望出眾才德過人方可以倚辦國事化服羣心

縱未能遠比古人亦須選天下精選不宜參以中常之士上誤聖人之德伏望 陛下深垂聖念少察愚衷審推舉直之

方以補安民之化元祐八年十一月 時為左僕射

上 哲宗之留范純仁

張 舜民

危急之微萌憤朋黨之傾翊痛東朝之委託憂陛下之孤
惓伏思雪涕出位失言不勝迫切之至

貼黃臣於元祐二年嘗備直御史上殿親聞 大行太
皇太后宣諭祇為官家年幼臣寮且要盡公勿令小有
朋黨今聖訓在耳仙遊未遠而朋黨已成追誦德音不

勝摧痛

元祐八年十二月七日
時為左司員外郎

上

欽宗乞復李綱舊職

陳東等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
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如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

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
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

四十五

卷四十八

九

未

社稷臣也其庸繆不才忘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
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梈之徒是也所謂
社稷之賊也 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二日
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 陛下之能任賢矣片時中而不用
知 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片而未去復相邦
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 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
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
以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綱
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
勢小勝固未足為喜而小挫亦未足為辱况陛下示疆奇謀
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

勸 陛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陳乞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舍卒之
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
遂令京城之人開然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爲 陛下建言
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 陛
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賴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
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
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謹諤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
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
補報至如王綱置貫蔡攸共興北師唯鄭居中力爭以爲不
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其役邦彥等輩略不可否於其間

實陰助黼以貽今日之禍 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
邦彥等不引咎歸已自求貶放而尚偃蹇固位忌賢嫉能
陛下若聽其言斤綱不用則宗社存亡 未可知且虜人既
和之後尚敢縱兵肆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
跳梁聞 陛下任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
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綱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
騷動至於流涕相吊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 陛下罷綱
非特墮邦彥等計中文墮虜計中也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
欲割地與之曾不知 祖宗土地得之甚難又况河北實
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
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復可都大梁乎自 真宗 仁宗

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日寧已增幣以塞其
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
欲棄祖宗境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
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叛盟一綱孤立無助天下其知
其可以大用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
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舡或結木筏為避水計獨綱慄
慨為上言之至為茲臣請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三宰相
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深北顧之憂
而左右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綱獨奮然而以身任之綱
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
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
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
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一進一退在綱為
輕在朝廷為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
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種師道以關外之事陛下
下若以臣等之言為未足取信試御樓呼耆老一問之呼軍
民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
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陛下不可不審

靖康

元年二月東馬
太學三上此疏

上 欽宗乞擇相

雷觀

臣為諸生時權臣務鉗天下之口臣之父兄師友聞引古論
事小有激昂則必深戒力止以謂毋多言以取禍其後臣入

太學九載真知權臣果能以身障言路恣其姦惡而臺諫官徒備真以進不聞一言使祖宗紀綱法度掃地殆盡天下之民咸不得其所致夷狄禍極兵革連禍結以成今日之變者皆言路不通上下蒙蔽之失也善乎臣之友生高閑之言曰天下之利害當使天下之人議之天下之人得以利害之言盡聞于上則當言之人雖欲緘默取容不可得也言官得以盡其職則執政之臣雖欲擅權為姦不可得也陛下臨御之初即下求言之詔詔下踰月上封事者不減千數然未聞以某人言某事實為利而行之某人言某事實為害而罷之豈求言之詔徒有文具邪抑獻言者皆猥冗不足取邪無乃付之有司而執事者尚徇前弊沮遏而不行邪此獻言者不

五世

奏議四八

十一

本

能無疑也當今所急正一言而已論相是也國家崇寧以來相非其人官以類進私昵者官之惡德者賢之賢能之士反斥逐不用目為姦黨其治亂不待一日而後見識者已分於崇寧之初矣雖欲正刑明辟以嚴國之誅固自無及言之

復何益乎然不究其為亂之階則莫知其撥亂之道臣為

陛下略指前日宰相姦術之大者言之假紹述二字而行已之作爲假國是二字以主已之好惡假享上二字以逞已之私欲進直言者以狂妄斥立正論者以邪說禁善而諛者以純正用姦術既行無所忌憚敗壞法度紊亂紀綱靡所不爲莫可勝舉致使黠勇幾危社稷而陛下受吳大之屈辱者皆前日相非其人之故也陛下即位以來身於施爲慨然

有文治之心而論相之職。未為稱此臣所以謂為當人之
急務也。言此者。恐無謂。曰。公議。惟快或謂。陛下
必難得。而相之乃但沛遠。李邦彥。張守。白爾士大夫。皆言
二人亦前日輔相之無狀者。察其操術。不與持。而可以固養
恩寵。而前日輔相之無狀。姑置勿論。第曰。陛下即位以
來。一。二大事。彼曾有慷慨一言乎。虜所言者。從之所欲者。與
之不聞。有忠義一言奮然以折敵人之心。其何以威撫四夷
而使之畏服乎。盡國害民。起戎招盜。十數巨姦。天下之人。思
食其肉。不厭。而二人初不敢誰何。至因人言。稍行罷黜。詎能
不畏疆禦。而退不肖乎。陛下知不言從諫。而未知論相何
先後緩急之失序。邪。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邦彥。邦

四卷

昌。曩在政府。亦嘗以燕雲不可圖。童貫不可得。遣今果如其
說。義常相之臣。以謂不然。二人在政府。日果知如此。則當力
陳其不可之狀。至不見聽。則以死繼之。繼未能死。則宜引去
然卒持祿不諍。不過畏童貫之禍也。今日之禍。皆前日肉食
者之過。豈可不擇人而用之乎。東漢陳龜曰。三辰不軌。取士
為相。四夷不恭。拔卒為將。今四等時而過。廷意臣邪。自祖
宗以來。相臣多因言官論列。直指其人。可相。其不可相。無
非天下之公議。此最宜。我宋之盛。其崇寧以來。臺諫一蒙
時相。按摺。則多懷私。無可直言者。此亦不幸。一。奈也。今
日之相。其君。陛下誠心。實心。任事。勿謂天下無其人。

觀為大。上尋有旨。賜出。身除。

木之種其後材將可勝用也。木而植之則恐木日滋其根播至無復取。且君臣一體相待而成。自昔木不見有君無相而能成大業者也。故陛下欲為漢文帝則臣以有陳平周勃為唐太宗則相必有房元齡杜如晦。欲為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佐而後紛然不解為無不成。將前卜天下之安危在於觀置相之得失。故願陛下考而謹之。先王知人之道要於公聽並觀。右之言於諸大夫。驗諸大夫之言於國人。驗國人之言於一人。可見之迹均知其賢而用之。此孟子用人之法而易於謂者。故臣輒敢先陳之以為治本。時為翰林學士

上 安宗論將相當同心協謀

余 應求

大正七年

卷之三

三

邦

臣嘗謂自古人君出處帝王之運者必有同心一德之臣以大公至正相與去私用故。臣輔佐彌縫經綸圖國以定禍亂以寧邦家以立法度以施教成莫大之功。定可以之業請舉古事以明之。昔唐房杜之相太宗也。元齡年議事必曰非如晦莫能善之。及如晦至不用元齡之策。蓋如晦長於斷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佐帝寧邦。宋之相明皇也。崇善權竊成天下。一務璟善守文以待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故能佐開元治隆中興。夫三百年間輔弼者不少。稱良相者非唯若臣。遇合之難而輔佐之重。協心濟謀者為本。故臣願陛下考而用之。臣聞古之聖王也。六次又有武夫勳臣亦能輔國。苟定其

恭憲慈者若稟頌蘭相 受之於趙寇恂賈復之於漢 擢平儀
李光弼之於唐是也夫 平居無事之時執政大臣猶欲其同
心如此又況於艱難未 定之時乎武夫動臣猶能釋私忘怨
體國徇忠如此又況 儒學之士以道義相許以公忠相望以
古人事業相期本無 隙隙嫌疑也豈一旦各據勢位遂乖素
願務徇其私而固為 同者乎恭惟 陛下以甚盛之德撫
中興之運時否而望 聖法敝而望變民困而望 息國危而望
安夷狄四侵而兵未 弋財賦久匱而用益 急賢否渾報而未
辨名器寬濫而未 清 綱紀已弛而未 振號令數易而未 定
心勞思志寢與食其 勞勞天下如此是宜 執政大臣體至
意如房杜姚宋同心 同濟以圖治功之時 必與宿憾忘怨如

書

卷之二

十六

鄭世

廉簡賈寇郭李之所 存也然而議論趣操 不能無異受命當公
心正念以大公至正 之道相與無置私情 於會中則善矣又
况人之受才自有 限量不可同也 陛下今所注意而任用
者不過一二大臣以 臣觀之亦各有所短 吳敏失之怯李綱
失之果徐奭仁失之 勇失之怯者才不足 也其弊則優柔懦
弱而失事機失之 臣者才不足也其弊 則勇銳於事而或過
舉夫之苛者識不 公也其弊則煩碎伺 察而失大體若能各
去其短無任私情 而聽其聰明其謀 才不足者去其怯而
克斷器不足者去 其柔而謹其識不 足者專謀慮而務大 體
庶可安靖邊境為 中興之助矣非特此 也神師道雖古皆邊
鄙之將有謀之威 望所以傳在初君 師道都人待之如 望歲

焉。陛下既加信任，又畀姚平仲，以節平仲尖利，非師道也。及姚古至，併與師道，罷之成謂兩家世為仇敵，不可並用。臣謂廉藺賈寇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子儀光弼握手涕泣，正在今日。陛下何不以此義諭之，而兩任之乎？兵革方興，老將氣沮，謀格而不用，非所以盡人謀也。欲望聖慈，下臣此章，示將帥大臣，儻皆能如臣所云，陛下雖未能深居高拱，亦可少安矣。陛下更宜留意論相，以茲朝廷安否，而遠夷非特為諸臣之幸，實宗廟社稷天下蒼生之幸也。
淳元年上時為監齋御史

國朝諸臣奏議第百十九

百官門

侍從

上 仁宗之侍從與聞邊事

余靖

臣竊見朝廷每有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臣商量
雖欲秘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
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使無由論列臣思 國家
建置侍從之官以備顧問諫諍之官以救闕失蓋欲謀無遺
策且書不云乎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夫疑之事
謀之欲其衆也漢武帝征伐西戎開置邊郡侍從之官嚴助
朱買臣之徒常與大臣論議大臣數為漢史稱之以為美談

李元

四九

君

今柄臣密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
伏乞宣諭大臣凡北虜西戎之事繫於安危者侍從諫諍之
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為漏洩傳云謀之欲多斷之欲獨
此御國之要也惟 陛下裁之慶曆五年上
時知諫院

上 仁宗乞許兩制兩省上章論事

何郊

臣竊以古者人君聽政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是
故內取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使下情無
不通然後中外相濟政理所以無過差焉今 國家設侍從
之官自翰林學士至天章閣待制皆取文學極選以備顧問
公卿之材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
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而自安於循默以天下利害之

大被言責者唯御史臺官僅十餘員而欲 陛下聰明無遺
政理無所失者不可得矣唐太宗置十八學士與之議天下
事故正觀一代稱為至治斯從臣輔助之明效也在明皇時
則有集賢學士張說以圖國政在德宗時則有翰林學士陸
贄以參戎機以至憲宗得李絳而平近侍之弊敬宗因韋處
厚而辨忠邪之分皆由時君開懷屬意以待臣下故感慨之
士得以効其節今天下多故政令舛失者不一使賢智之士
驅馳尚恐不足救其弊若猶復雍容拱默為高以言議非所
責則朝廷之事何寄焉近日伏聞中詔命羣臣論議時事斯
誠 陛下求治之志務通塞蔽然悉天下利害非一日可盡
條陳欲之特頒詔旨諭兩制兩省臣寮自今有聞朝廷關

卷之五十四

四十九卷

二

七

失政令過差重機利害雖非言職並許上章論列仍委中書
置籍具錄所上章疏遇欲進用臣寮令取有裨補多者用為
選首所冀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慶曆八

上時為殿
中侍御史

上 仁宗論呂溱等補外

劉敞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疎
而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於朝則
姦雄屏息治道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
若不可勝察也臣伏願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
正亦雜有之或憂君憂國公正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植私
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為善又不敢為惡 陛下臨御三十餘

夫以上聖之資監羣下以爲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
戒謹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
退何言之正臣者惟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
也言既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者惟
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
雖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
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
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澂樞密直學士蔡襄經筵典郡
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脩知制誥賈黯韓絳
並乞補外此六人等皆有直質無邪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益
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竊朝廷而姦佞僥倖之

卷六

卷四十九

三

文

雄因而競起此則邪正分別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侍從日
夜思惟無以少裨聰明思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心左
右前後直道之不容也臣不勝其憂謹獻所聞惟賜采擇

二醉狀月上時知制誥

上 仁宗論呂澂等補外卷第二 趙 抃

臣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一須得正人賢士爲之羽翼
朝廷有大賞罰可以鉤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仁宗急難可
以誅誥有大禮法可以賞正竊見近日以來所請止人取員上
者紛紛引去朝廷每自剪除羽臣未見一能致遠也愛
國之人莫不爲之寒心如呂澂知制誥蔡襄知殿中丞至被
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脩

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貴如脩葺無幾今聖欲
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
由傷皆欲板漆裏塗絳而去耳今 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
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急事則 陛下何從而
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也何從而實正也所失
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
大聖人得居尊而安寧者蓋在朝之賢士而致之然也
臣愚伏望 陛下鑑古於今勿使 等去職留為羽翼以自
輔助則中外幸甚 至和二年六月 侍御史詔脩黯 特為中 舊供職

上 英宗乞詔侍從直宿以備訪問 司馬光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且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

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

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尊人臣怠慢以自疏則上下之情不通

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

斯以為舜乎竊見 祖宗之時 間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

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

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盡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
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

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 陛下清
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日龍飛登有四海雖聖賢英睿得於天
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三
詔侍從近臣每白輪一負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

非時宜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
進見及奏事者亦望 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
明裨益大政

治平元年六月
上時知諫院

上 英宗 詔侍從直宿以備訪問 司馬 光

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
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宜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
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
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 天聽再三進言者蓋
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
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明則萬機當其理百
官稱其職萬機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淆之謂昏下情

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五

五

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墮曠蔽則萬機乖戾亂之至也極
治則安至亂則危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
即政之初厲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爲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
後昆是由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爲

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稱舜之德
曰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
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
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
之言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
度柔儒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之語隋煬帝沈湎淫泆常
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

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昏蔽故也 太祖 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爲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羣臣唯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復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長生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况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羣臣羣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由進見顯印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由上聞踈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所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爲 陛下陳之伏望 陛下察爲國之要觀唐虞之細十七

卷之四十九

六

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 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治平元年六月上

上 英宗乞詔侍從直宿以備訪問 司馬光

臣屢曾上言之詔侍從之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亦曾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尚未聞有曾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 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爲難臣竊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 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羣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爲而 陛下之福邪臣願 陛下深察此情斷自

聖意使之更直 陛下每日臨政餘暇官中無事之時特賜
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偽使各竭其智慮所
有而 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
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必資善堂體例稍生
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自有舊條只乞 陛下傳宣崇
文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早入彼候候宜召其有事故請假
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非難行而所益甚大惟
陛下留意 治平元年八月上

上 神宗乞降詔督責侍從論朝廷闕失

范純仁

臣竊以古者三公之下即建九卿皆所以左右王朝協贊治

六四五年六月廿七

表款卷四一九

一

保吳

道蓋祿厚者其報宜重位高者其責當深理之必然不容僭
濫 本朝自兩府之下亦設侍從之官自待制諫議已上學
士舍人皆是古來九卿之職朝廷待之恩禮既異士民瞻仰
位貌亦崇是宜朝夕論思同共休戚今乃忘本徇末擇易捨
難只將主判司高便為已之職事言龍名則亞於四輔論補
報則同於庶僚人情既務因循朝廷不加考核况今來災異
之後是 陛下宵旰之時凡在近臣正宜盡瘁而其間甚有
優游緘默養望待遷無憂君憂國之言之盡忠補過之義或
有時政得失唯能退有後言趨之不慙謹同胡越未必人人
苟祿蓋因習以成風不稼取禾莫斯為良伏望 陛下明降
詔旨督責近侍凡昇朝廷闕失並須論列奏陳所上封章並

付政得其盡心論奏而言多中理者稍加優進其持祿不言
或言而無取者量行黜責如此則朋黨勦盡庶職修舉朝廷
獲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譏熙寧二年上時同諫院有旨
降詔施行詔詞具見鄒浩奏劄中

上 哲宗之輪侍從官進對

孔武仲

臣伏見前日近臣論奏之罷侍從官轉對而專言以朝夕論
思之効朝廷尋已施行臣謂論思者侍從之事然若不持
之以法度則責無所歸言與不言各從其意論思之効果安
在也昔唐太宗聞直諫則獎激之不以不言事則詔譴之厲聲
所感羣下自勵是以終正觀之世中外無壅蔽之事朝廷無
佞媚之臣政理之效優出近世 仁宗皇帝嘗御陽門親策

小冊

四十九卷

八

條

羣臣又嘗開天章閣召執政八人賜坐授以紙筆使條陳政
事之要嘗謂輔臣曰近日上封言政事得失何其少也豈非
言路壅塞所致乎 英宗皇帝嘗謂范純仁曰近日風俗可
嘉羣臣能屢言事如此人君日有益矣 仁祖 英宗汲
汲求人言如此是以至和嘉祐治平之政至今稱頌昨日

陛下親御經筵許講讀官進對凡預講讀者不過五六人

陛下聞其規戒之言亦多矣况侍從官不止五六人其能言
天下之事者固多患在未有以率之而已伏望遠稽唐太宗

及 仁祖 英宗勤求人言之義近推經筵許侍臣進對之

意輪流侍從官一人進對令各陳所見擇其是者推行之則

轉對之法雖廢論思之責猶在也

元祐七年八月十一日
時為中書舍人

上 哲思論近臣不當以直言罷黜 彭汝璣

臣竊聞禮部侍郎曾肇以議禮不當之故罷黜蒙恩降知徐
州給事臺諫臣有言臣竊謂南北郊合祭事朝廷自許近臣
集議或同或異乃是常理必以此罷黜一從官如肇用意真
國亦不忌臣朝廷容納直言愛惜人才義當為改命令體問書
苗已到吏部臣以為過矣臣伏念才難久矣人常千百億而
無一二苟或有之或流落而不偶幸而有之又既得之或棄
於無所用故治安之日常不足而危亂之日常有餘孔子曰
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如肇者其文可以當大命令其學可以
決大謀議頃在西掖屢能補縫闕漏及還禮部遂能是正典
常循名觀實謂之賢可矣且並祭之禮不經見如臣輩皆莫

呂氏

奏議四十九卷

九

知卷

遑安其能奮不顧身忤大臣為 陛下言者獨肇而已朝廷
既不用其言又遂黜其人故臣以為過或曰朝廷非惡肇議
禮謂其言過當而已夫言不直則道不見今病者求藥唯
病之愈是望故雖五毒徧施針砭切骨而不為過使唯香味
顏色之悅則豈唯不足治病適足以誤病書曰有言逆于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肇之言雖有所拂
以道觀之為當矣夫欲安榮惡危辱人情之所同也臣願
陛下少留神明以其理度之今人不肖朋比大臣而肇為朝
廷明是非論然否此為其身耶以國家故耶順從緘默則速
得福奮厲激昂則速得禍而人臣終不忍不言以負 陛下
此其心不在其身而在人主不在其私而在國家可見如曰

人臣瀝肝膽披腹心為陛下國家長久慮患而陛下屏去不容此甚非計也夫上所好惡人之表也今侍從之臣不能依隨大臣而陛下去之則孰不願附大臣今一有言而陛下去之則孰不欲學不言近臣與國家同安危共休戚使皆附大臣而不以國為憂閉口不言而為妻子計此非社稷之福也惟陛下察之念之方朝廷多事宜盡得心膺之賢編置左右博求骨髓之士並為輔拂蓋猶恐不足今有一言肇而不能留故臣以為過非獨臣也凡忠於陛下者皆然南北郊祭議始下臣嘗與肇言天地之祭至大至重今欲易於改作實所未安肇使無言責其決不敢緘默肇為禮官其言當在肇遂有論議肇既逐臣亦難處肇終不可留臣亦願與

四十九

奏議四九

十一

卷之三

同罪為肇命已下而未行臣至愚欲望 太皇太后 殿下

皇帝陛下深以愛大才容直言為念出自 聖斷且留肇置

朝廷肇守官任職必有以報國臣言或謬靡所逃誅夫改易

差遣常事也留賢者盛德也在 朝廷蓋優為之矣 元祐七年十月

上時為吏部侍郎肇疏見郊祀門

上 徽宗乞如神考故事詔侍從官事 鄒浩

臣伏見 神考嘗詔侍從官言事其略曰傳曰近臣盡規以

為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

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論若以其言不在已夫豈得見

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合意懷實待罪而發者也宜令侍從

官日今視朕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言具章格之無

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謂邪言爾為不務成道用此
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而明黜陟焉夫自五帝以來神考
超卓如我神考可謂羣臣莫能及矣然猶法古訪闕夫不取
忽如此今陛下寵待近臣其厚是亦神考之用心顧近
臣未必皆能上體聖意敢以所見極言無隱欲望如神考
故事特降詔書諭以至懷庶幾人人思自整竭陛下從而
覽之豈唯兼收博采坐以無事而臣下忠邪得失之情亦因
以灼知而盡見此要道也

元符三年三月
上時為右正言

學士待制

上 仁宗論學士不可令中書依資差除

歐陽脩

四十二

奏議四十九卷

十一

何蓋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從之臣
內有姦險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於之語傳聞中
外者既虧廉遜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學士職重
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為內相
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取才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擢
而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其材識愚下不
足以備訪問人主因之薄其待遇亦漸踈外同於冗官遂容
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
士之職本要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公若却令中書除人
置於內制則是因出中書之人雖在太子左右與無異也伏
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只資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整

小人堪充者出自 聖意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下
左右更無姦邪之人庶清侍臣之列嘉祥五年 月 日

上 仁宗乞限定學士待制員數 錢 彥遠

臣以待讀待制職名乃漢文學諸吏唐常侍以輩之官清貴
嚴近職在侍從獻納規諷謀謨非資重才周文華兼美不授
非以恩例叙遷可得 國朝揀任精極 先帝時待制張知
白自參知政事方除翰林侍讀學士出外又祥符中特置待
制四員令更直祕閣以備顧問則聖人求賢擇才之意深矣
而近歲除授頗多凡任使稍重例帶此職邊防列鎮印綬累
累不唯名數益輕兼恐獎擢有濫夫爵祿品秩其選謹則職
事修舉其流雜則賢愚混淆一失本源沮勸何賴臣欲之今

四十一 四十一 何基

後自翰林侍讀樞密直龍圖閣直學士及龍圖閣直學士
制並依翰林學士知制誥故事各限定員數遇有闕方許除
授其三路帶安撫使臣寮並乞別除職名所貴內外流品有
殊朝廷之官益重皇祐元年上 時知諫院

上 仁宗乞依舊制命學士獨負舉臺官

歐陽 脩

臣近准 勅為見關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保
舉所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直自有唐初以文辭供奉人

後漸見親信 於朝廷機密及大除拜兼被詢訪皆與

當時居 不選擇既精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首

國朝遺 勅尤重其任自此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

謬濫職以入廢官以入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
舉今乃令三人共舉若以為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
為俱不可信則雖衆舉亦豈為得人若以為有可信有不可
信則目宜捨不可信者專委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既不補職
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遷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
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
曾獨舉臺官朝廷嘗所取信唯臣未曾舉之伏念臣材識庸
暗不能知之使臣隨衆書名則臣實為取欲三人所見皆一
則理必不能欲望 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例只命學士一
員專舉况係抃宿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為不可獨
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違舊專舉非敢避事直以
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 朝廷改更舊制以此不敢不言

至和元年上舉
翰林學士

上 仁宗乞限定學士待制員數 歐陽 脩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為待從之臣所以承宴間備顧問以論
思獻納為職自 祖宗以來尤精其擇苟非清德美行諳然
衆譽高才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用至艱員數至少
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望既隆則 朝廷之
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
員近年以來稍謹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謂愛惜名器
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計者且於此時創立
經制今唯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

待制未有員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之
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如有自關則精擇賢行以充
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九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
至和二年二月
時為翰林學士

上 英宗論范鎮乞郡

韓維

臣竊聞論學士范鎮上章求補郡外議籍籍皆以為
陛下以鎮作空位答不稱且謂令解去不知此事虛實果如
此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
失止在文字之間苟非其悖義理傷名譽容以全待近三之
體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莫不以為太重至或相傳謂公
輔別有過慮 一不為暴揚故行遣至此 陛下遠漫二

四下州四

奏款四十一卷

一四

卷

近臣而眾人皆不曉然知其所謂臣恐自請例須換職領郡
於鎮何損但可惜者陛下不明朝廷賞罰且臣近對延和
嘗論人君好惡當明且賞罰以示天下使人知所從避則風
俗可移又以為雖聖賢思慮不能十全無過差假如陛下誤
有處分改之則足彰納諫從諫之美此語甚近陛下亦應
記省臣驟蒙拔擢不敢倏然自同眾人伏望 聖慈思臣嚮
者所言更於此事精加思慮及其未有成命速賜回重所冀
不至上累聖德 上時知制誥 嘉平三年正月

上 哲宗論職事官帶職

朱 光宗

臣等伏覩三月十八日聖旨職事官許帶職內尚書省二年
加直學士中丞侍郎給事中議議通及一年加待制臣等

或反復思之。待其義多士紛紛之說不可勝紀。聊錄其大者。陳於前惟陛下垂聽幸甚。說者曰立為此法。庶職事官罷日不煩商量。便。臣以謂為言自便則可於朝廷體要則未安也。不若因其。外易以職名在人主恩意則新於臣下寵光亦異。今既平居無事。先與之則一日補外。何以示恩。更進則太優。不加則近薄。雖曰善。遷。如少貶此不可一也。借如自尚書一年餘罷。則當與之直學士。與之待制。耶與待制。則無以別於侍郎。與之直學士。則不。立新制。此不可二也。或尚書侍郎而下。以罪被謫於尋常例。當落職者。不知止落職。事官之職。耶并落職。名耶不落職。名則與平遷善罷無以異矣。落則是不問過之輕重。皆當奪兩重職矣。此不可三也。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方為給事中。由給事中方為侍郎。而御史中丞又在侍郎之上。其為等差如此。今年之後。合為待制。則等差紛紛。然莫可辨矣。此不可四也。昨有自尚書除御史中丞者。豈可一年之後亦止於加待制。則為降官。與直學士則為亂法。舊制知雜御史乃今侍御史。其於中丞相去甚遠。猶有不歷月踰時。或纔滿歲。遂遷待制者。人為中丞。一年方得待制。是今中丞反輕於前日之知雜御史也。舊制知制誥乃今中書舍人。自居待制之上。次遷當為翰林學士。其或遷雜學士。雖至於侍讀學士。若不與權三司使及權知開封府。皆不為美遷。今年之後。乃得加待制。是今日中書舍人亦輕於前日之知制誥也。

又既爲中書令又以英制諱爲職事其於侍以爲最爲親
須更帶待制此不可五也六曹之官容以衆材並進或以錢
穀稱或以刑法用使爲尚書侍郎則可使兼學士待制則不
可不然名品混殺而清濁一流矣此不可六也從來以寄祿
官爲行守試則試者多而行守少加職之後以職爲行守試
則試者少而行守多暗陞資格陰益俸錢而陛下不知此
不可七也官制以前侍郎尚書類爲叙遷之官故更以帶職
爲寵官制以後以階爲寄祿而尚書以下實行其職故自以
職事官爲重恩數之優非昔日比無更稍加職之例豈可以
專官制之重職又兼舊制之寵名此不可八也人主之所以
厲世磨鈍屈天下英雄之心俱入於術中者唯名與器而已
故美官重器必使有難得之勢則人以得爲榮爲勸若予之
不加重不予不加輕歲月所積例以授之則鄙夫以苟得自
矜而高材以同受爲恥矣此不可九也待制職備顧問非學
術該通議論雅正誰宜爲之 祖宗之世其選最精出入朝
廷纔一二人而已故當世人人皆以爲貴今乃立法無有定
員將一年之後待制滿朝必有斗量車載之謠以玩 陛下
名器此不可十也方 陛下脩明法度齊正典章之時而官
制職名參錯如此臣謂終不可以並行伏望 聖慈特詔輔
臣別加講議裁心歸一適於至當庶行之當世而無礙垂之
將來而可久

貼黃專室中間清職要官失於濫故時人爲之語曰

補闕連車載拾遺... 量把推侍御史脫脫授書郎至
今以為笑談... 誠恐明年以後待制不多天下之人亦
生輕侮在 陛下清明之朝不可不謹也 元祐元年四
月上時為右正人言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四十九



